

麦黄秧绿

■ 翟长付

又是一年麦收忙。然而时下的忙不过是三五天的事，因为麦收早已用上了收割机，实现了机械化。如果退回到40多年前，没有十天半个月，恐怕是忙不完的。我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麦收的辛劳。

在20世纪80年代，老家的麦子从开割到拉运、堆垛、打场……每一个环节全都是靠人力，真应了那句老话：“麦收一层皮”。

麦收时节天气又热，即便有风也不顶用，四下里麦浪滚滚，亮得晃眼。走到地里，人像进了蒸笼，不动就一身汗。俗话说，“麦熟一晌，蚕老一时”，麦收不等人，大人们来不及嫌热，草帽一戴，早已冲进麦田俯下身子，挥舞起镰刀，只听见一片“嚓”“嚓”的割麦声。孩子们还不会使用镰刀，腰也懒得弯，于是开动脑筋自造了“铲杆”来铲麦。

每一粒种子都闪耀着生命的坚强

■ 王清华

站在田间一角
向远方深情凝望
生命的轮回里沉淀了多少执着
多少梦想
莽原旷宇
季节的更迭晕染了谁的芬芳
是那粒种子 那麦麦
还是那堆粮

掬一捧麦粒在手
敬这一程的沧桑
于千重褶皱里蓄积无尽的力量
你饮过秋露 你盖过雪被
你润过春雨 你晒过骄阳
你是大自然的宠儿
你是醉了岁月的馨香
你是泥土里孕育出来的荣光
每一粒种子都闪耀着生命的坚强

当万物凋零时
你旺盛着
当隆冬失去色彩时
你青翠着
你以坚韧的毅力把根系扎向土壤
你以柔软的身姿舞出傲娇的模样
应对风霜 默默绽放

纵横阡陌 天地苍茫
伴着东风无际的绿波引吭高歌
意气飞扬
分蘖 拔节 孕穗 抽穗 开花 灌浆
一粒粒岁月的种子集结在这细挺的傲骨之上
如同一个胎儿历经九个月的孕育

只待五月的激情热浪
一朝成熟
遍地金黄成就天下粮仓

参加了一位仅有一面之缘的老人的葬礼，带给我的震撼和思考却久久不能平息。

老人名叫欧发强，1941年生于广东珠海斗门镇狮群村。我见他时是2024年夏天，一个高高瘦瘦、干净利索的老者形象。老人一生足够传奇，年轻时在当地做过老师、单位会计，改革开放后抓住机遇做起海产生意，在八九十年代攒了百万家产，年纪大后就和老伴儿回到狮群村生活了。

其实老人身体一直尚可，没什么大病，思维也清晰，85岁的年纪了还会网上购物。谁知今年“五一”前夕，他坐公交车到镇里办张银行卡绑定微信业务，回来后就觉得浑身燥热、头疼，然后突然就吐血晕倒，手术后最好的结果，就是瘫痪或植物人。经过两天的家庭内部讨论，最后在老伴儿决定下放救治。晚上，老人在家中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5月1日下午赶到狮群村时，老人已穿好寿服躺在自建楼房一楼空置大厅的凉席上，身上盖着金黄色被单，头戴古式小帽。我记得去年夏天初见老人时帮他搬家具，他还指挥我把一个实木沙发放在这个位置，谁知一别后再见，依旧是这个位置，他却再也醒不来了。按当地习俗，老人要在家躺到第二天出殡，晚上还会做一场法事。本来我挺害怕这种白事场合的，奇怪的

看，“铲杆”一推，麦子一排排倒下，俨然是一台“手动收割机”呢。镰刀、铲子等家伙什儿用钝了，磨镰刀、铲子的时候，忙碌的人们才会停下来擦把汗、喝口水，休息一会儿。这时孩子们最期盼的是听到冰棍儿的叫卖声，对此大人们也不阻拦，早已准备了零钱，乐得满足孩子们的欲望，毕竟是收获的时刻，看到熟透的麦子，他们就觉得生活有了着落。经过半天的挥汗如雨，大块的麦子总算割完了，待到装车拉麦时，一个个早已累得筋疲力尽，但还要强打精神，拽着、推着装成了小山似的车子往麦场里运。最懊恼的是本希望早些下晌（收工），偏偏拦绳松了，路上翻了车。麦子的收割终于接近尾声，场里的麦垛越堆越多，夜里“看场”成了新的任务。虽然早已包产到户，家家麦子堆积如山，可庄稼人还

是缺少安全感，各家各户都留人在麦场里看守。在场边搭个帐篷或是干脆在麦垛里掏个窝，一个夜间“值班室”就这样建成了。在场里睡，无疑对孩子们是有吸引力的。天当房，地当床，躺着就能看天上星稀月明，听四周蛙声蝉鸣，感觉一定是最好玩的事、最惬意的夜。所以每每这个时候，我便自告奋勇充当值守人。夏夜露水重，大人们总会叮嘱要把头蒙住，早些睡觉。可小孩子们只顾兴奋，哪里听得进去。串几家场，聊会几天、听会儿故事，再手持电筒煞有介事地巡逻一番，总之不折腾到半夜是不会睡的。麦子晾晒两三次，麦秆发焦就可以打场了。午后两点左右，一天最热的时候是打场的最佳时机。眼看厚厚的麦秆被碾成了薄薄的一层麦秸，场就算打好了，接下来就需要清

理出成段的麦秸，将麦秸碎屑和麦糠拢在一起，堆成带状“紊子”。此时是万事俱备，只欠风吹，只要有风，就能扬场。可别小看扬场，这可是麦收中唯一的“技术活”，一般人掌握不好，不是扬不起来就是把麦粒扬跑了。善于扬场的人，手中木锨运用得娴熟，不管风大风小都扬得开，风大时木锨装得多些儿，扬得低些儿；风小时木锨装得少些儿，扬得高些儿。所以无论年龄老幼，只要会扬场多半可称得上“庄稼老把式”。我家里由于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我很小就学会了扬场，也算是一个“庄稼老把式”了。

收获的日子总是甜蜜的，麦收虽然辛苦劳累，但累并快乐着。我们许多人不就是在这一年年麦收中逐渐成长、成熟的吗？



书脊上的年轮

■ 贺春雷

周末，我踏入一家旧书店，看见书架底层的角落里，躺着2002年版的《快乐人生》。刹那间，终于找到它的激动与“蓦然回首”的境况产生了共鸣。书的封皮色调是白与淡蓝，上方写着《谁动了我的奶酪？》作者斯宾塞·约翰逊最新力作”。它似一面棱镜，折射出璀璨光芒，悄然融化了我心底淤积的阴暗，抚慰了我疲惫的心灵，瞬间感受到温暖与治愈。这本旧书，让我沉浸在纯粹的精神滋养里，重新找回内心的宁静与快乐的力量。

我的邻居陈老师，是一位退休教授，20年来，收集了3000册课本。一日，我去他家做客，陈老师正翻开一本课本，一枚银杏叶书签滑落，上面写着“今天老师表扬我造句最好”，短短几句，瞬间勾起他教学

的回忆，也唤起了他对教育事业炽热的爱与无尽的眷恋。为延续这份童真，他发起了“时光信箱”。孩子们在旧书扉页写下未来期许，他定期送到当年的学校。满屋旧书，如一张张时光唱片，诉说着数代人的成长与回忆、梦想与传承。

《风味人间》第三季创作期间，为还原扬州早茶中的“翡翠烧卖”，导演四处寻觅，终于在清代的《随园食单》找到了相关记载。泛黄竹纸，薄似蝉翼，透光可见宣纸特有的纹理。最为震撼的是，夹页间的胭脂批注褪成蔷薇色，洇入纸纹，簪花小楷写着“蟹粉狮子头，肉嫩性瑶柱”。镜头中，食客夹起圆润的狮子头，汤汁滴落瞬间，清代食单上的墨迹在背景中缓缓晕染，随之胭脂批注的特写浮现。原来，人间至味并非孤本，

而是如旧书般代代相传，为古老食谱添上新注脚。

同样感受到这种传承的，还有博尔赫斯，他在旧书店摩挲《荷马史诗》的书脊，像在丈量文字垒砌的等高线。凹凸的字母，如久违老友，在指尖处停驻。铁锈与葡萄酒交织的气息扑鼻而来，他似听到希腊文字于荷马舌尖跳跃，还裹着人间烟火。古老厚重的文字散发着鲜活的魅力，启发他对时间、命运和生命进行反思与洞察。最终，他突破自我认知的篱笆，创作出不朽之作《沙之书》。

旧书，宛如一座桥梁，跨越时空，连接古今。它传递的，不仅是知识、技艺，更是热爱、梦想与对生活的洞察。它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流淌，让传承脉络生生不息，让文明火种永不熄灭。

大山……刹那间，我似乎看到的不是一具冷冰冰的棺木，分明是一个孩童在村子里飞奔，调皮地去摘还没成熟的香蕉；一个少年背着挎包拿着书本在石凳上一笔一画写着钢笔字；一个小伙子拿着心爱姑娘送的信物在墙角院落里傻笑着……这一刻，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放肆地任凭泪水流淌。

到了殡仪馆，按流程进行了告别仪式。被推进火化炉，再见时已经是一抔白骨了。在等待取骨灰的时候，旁边一拨又一拨的家属送别亲人，悲伤的哭泣声不断传来。我坐在院子里，天空很蓝，心里很静。我在想，我们的生死观究竟要怎么样呢，人生真的是一个不断在遗憾的过程，我们总在告别很多东西，从小到大，告别童年的天真烂漫，告别少年的无忧无虑，跟同学告别从此江湖不见，跟爱而不得的人告别从此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跟自己强壮的身体告别，总有一天会跟自己的人生告别。哪怕我们一辈子不结婚不要孩子，也可能会在最后时刻依旧怀念自己的童年、少年，依旧怀念爱过的人，怀念住过的房子、开过的车，经历的一切。人生过于复杂，又实在难于控制，我真的想不透，那干脆就把这三万多天当作一个体验好了，年轻时的年少轻狂，有幸遇到心爱的人就勇敢坚定地去爱……

芒种时节，有芒的麦子成熟了，有芒的稻子要插秧了。农村到处都是忙碌的场景，这个季节雨水多，割麦、插秧、晒麦子，都得和老天争分夺秒地抢阳光。

刚分田到户的时候，到了芒种节气，村里的大喇叭就响个不停，提醒人们“三夏”大忙要抢收抢种。“三夏”指的是夏收、夏种和夏管，人们又称芒种为“忙种”，“栽秧割麦两头忙，芒种打火夜插秧”，这首农谚说的就是芒种时节的“忙”。

这个时候，学校也会放暑假，上小学的我也不了了什么大忙。上午在家煮好饭送到田头，下午就在地里捡麦穗。捡麦穗的时候就怕被麦芒刺，麦芒是麦穗上又细又硬、又尖又长的尖刺，突然被扎一下，那感觉可真不好受。

八十几岁的老岳母，种了一辈子的地，每天天蒙蒙亮就起床，打理着门前的菜园子和二亩八分地，谁要是劝她不种地就跟着急。于是每年芒种前，爱人便赶回老家帮忙割麦插秧。昨天傍晚的时候，爱人在电话里说，麦子都是收割机收的，已经运到家里了，天气不好，要抢太阳晒。现在岳母也服老了，以前给她钱，她都舍不得请收割机，总是起早摸黑地自己割麦子。

芒种，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几千年来，一代代人传承着农耕的智慧，播种着希望与未来。历朝历代，有许多描述农家芒种割麦插秧的诗词：“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描

绘出芒种时节雨润大地、众人插秧的景象；“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又道尽了农家在这个时节的忙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展现出一家人分工协作的画面；“节序惊心芒种迫，分秧须及夏初天”，点明了芒种时节插秧的紧迫性；“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更在劳作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以往芒种全靠手工，人们弯腰躬背，面朝黄土背朝天。麦子熟了，手持镰刀，麦穗在手中一片一片地倒下。插秧时，左手握着秧苗，右手在水里点插着，一行行嫩绿的秧苗在泥土中焕发起新的生命。我种地的技术不太好，割麦是往前走，我是常常落在别人后面；插秧往后退，我却总是在大家的前面。

现如今，收割耕种都是机械化了，芒种没有那么忙了。收割机是田野中最具代表性的机械，高效的作业能力令人惊叹。插秧机插的秧又快又整齐，那速度和效果是人工怎么也比不上的。就连喷农药、撒化肥也都用上了无人机。

芒种，是耕耘与收获交汇点，也是一年四季农家最忙的时候。收割机、插秧机的轰鸣替代了人们忙碌劳作时挥洒汗水的场景。布谷鸟在麦秸垛上唱着，青蛙在秧田里叫着，这唱叫声是芒种时节最动听的乐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付出汗水，辛勤劳动，就能收获丰硕的果实。

父亲

■ 牛勇

父亲离开我已经一年半了，每当想起他，记忆里便翻涌着细碎的温暖。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濮阳上高中时，有次要回安阳，父亲先是开车把我送到车站，送我上了车，也未多说话，好像很不在意的样子，就回去了。我抱着书包孤单地坐在靠窗的位置，很是失落。在车发动时的震颤中，我下意识回头，却看见父亲骑着自行车跟在车后摇摇晃晃追过来。父亲单手握住把，另一只手高高扬起，脸上布满了微笑，风吹着他的白衬衫下摆，飘扬。他明明已回到单位，却又骑着车追到车站，直到车加速，他才在路边停下，身影被阳光拉得很长。那一刻，我忽然懂得了朱自清《背影》中父亲的爱从不说出来，却总在你以为失去时，在以自己最笨拙的方式撞进眼底，展现给你，藏着比“舍不得”更重的牵挂。

父亲很会做饭，他对儿女的温暖藏在厨房的灶灶里。每逢春节前几天，他总在厨房的灶台前忙到深夜，除夕夜，父亲炖肉，我和弟弟都不睡觉，捧着碗站在灶台边等待。看他用筷子轻轻戳向炖得酥烂的五花内块，然后把炖好的肉盛到碗里，给我和弟弟吃，不停地说“趁热吃，锅里还有”。这时的他穿着围裙，手里拿着饭勺，眼里盛着浓浓的爱意。我和弟弟吃饱了才去入睡，那份期待和享受的感觉

父爱无形

■ 刘献省

父亲节快到了，想念父亲的情绪有些强烈，虽然他离我而去十六年了。十六年，足以让人忘却许多事情，抹平很多创伤，然而不管岁月如何消磨，一些刻入骨髓的记忆还是那么清晰，就像小时候吃到一次美食、收到一份礼物的喜悦，也正如朱自清先生最不能忘记的是父亲的“背影”一样。我想念父亲不是因为他给了我多少教导，给了我多少物质支持，而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事情虽小，却深深地影响了我。

几十年前，农村的冬天极为寒冷，我的脚后跟经常冻伤。那时，父亲在县机关工作，被派往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子驻队。我经常跟他在田野里奔走，没少受冻。冬天里，干农活的拖拉机经常出现趴窝的情况，我就要随父亲在地里待着，他搞维修，我在旁边玩耍。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天气那么冷，父亲干起活来毫无时间观念，哪怕是过了饭点，修理不好他绝不罢休，连带我也跟着饿肚子。那年，我五岁。

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生活艰苦，谁家能有一辆自行车，那就相当不错了。因为父亲有工作，我们家有一辆——据说当时全村只有两辆。另一辆自行车的主人不舍得骑，经常把它挂在墙上。因为稀有，所以多用，谁家有个重要或紧急的事情就免不了借用。借用的次数多了，自行车自然毛病百出。父亲是个技师，会修。有一次，自行车被他拆了个七零八落，组装过程中发现缺少一件工具，他让我到邻家去借。我极不情愿，因为那时候胆小，怕见外人，尤其怕见打交道不多的成年人，可他还是硬逼着我去了。那年，我七岁。

转眼间，我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记得当时我们使用的书桌是红砖

至今都挥之不去，久久令人回味。到了春节，更是准备满满一桌丰盛菜肴，那时我还小，不懂事，等长大后才懂得这一桌的丰盛菜肴，原是他对日子热情与期望。他不会说“爱”，却让每个节日都充满最深的父爱，是“想让你吃好”“让你过得很好”。

父亲走得太突然了。那天夜里接到弟弟的电话，说父亲突然犯病，我握着手机的手止不住发颤。那时我还在单位值班，赶快往家狂奔，路上仰望星空，心里悬着不好的预感。这些年我总说工作忙，很少陪伴父亲，却没想过在身边的陪伴时光等不得，父亲的生命等不得。父亲在住院的日子里，我天天守护着，给他翻身、擦身子，喂药、喂饭、陪他说话。他偶尔清醒睁开眼，说着含糊不清的话，还不时拉着我的手不放下，那是我们最后的交流。三天后，父亲去世，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悔恨和遗憾，有些爱还没来得及回应，就成了岁月里永远的空痕。

如今，总在某个瞬间恍惚看到父亲躺在床上、坐在餐桌前，遗憾就像团化不开的雾，原来那些被工作挤掉的陪伴，终究成了心里永远的伤痛。父亲走了，却把“珍惜”“难忘”深深地刻进了每个想他的日子里。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一切安好。